



春雨
◎朱晋

张高网

◎低眉

旧时到海里张高网，能捕到大鱼。一般这种网，高四米，长四五千米。这么大的一张网！穿上高高的毛竹，栽在“洋”边上的沙泥里。只等潮水一来，便网住潮头上觅食的大鱼。

鱼怎能溜走呢？从沙滩底下到潮头以上，都是网呀。插翅难飞！

什么叫“洋”？就是潮水永远不落，任何潮汐，这个地方都不干水，不管潮水落到什么程度，这地方永远都是水，十吨、二十吨的船可以行进，这就是“洋”。

高网栽的地方，基本上掌握到一般情况下能干水，便于退潮了捉鱼。

毛竹够高的了，也栽得够深的了。即便是这样，也难免会有被潮水冲倒的后患。毛竹一旦被潮水冲倒就完蛋了，那么大一张网，得值多少钱啊。毛竹一倒，这么值钱的一张网，被潮水冲到“洋”里去了。到时候，到哪里觅它的踪迹呢？

必须保证张着高网的那两根毛竹，在水里一直竖着。铁炮轰不动的竖着。怎么保证？渔民有办法。

两根毛竹的顶端绑上四个“缆”。小孩手膀子粗的尼龙绳朝四个方向，绑在毛竹的前方、后方、左边、右边，拉着扣在“地扣儿”上。

沙滩当然不会自己长“地扣儿”。可以去找四个“缆”，把“缆”一头绑在毛竹顶端。可另一头，如何能绑在沙滩上呢？这就到了蘸草显身手的时候。

旧时沿海，长有一种蘸草，也有

叫成红草的。长得一节一节，就像是竹子根，朝前延伸。根下起粉的，手一摸，一手的白粉子。就是这蘸草，派上了大用场。渔民做“地扣儿”靠的全是它！长紫菜的、张高网的，都拿蘸草当宝贝！

蘸草发芽是在春天。它长在沿海的沟岸边，不在盐碱地上，而在甜水的野沟边上、海岸堤上，约有一人高。

从大伏天到立秋这段时间，渔民把蘸草割好晒干，折成五十厘米左右长。好几根束成一捆，用尼龙绳子捆好，捆成五十厘米粗细。把这个五十厘米粗细的蘸草捆子带到“洋”边上张高网的地方。拿一种打桩的水泵，对着张高网的毛竹的旁边，要做“地扣儿”的地方，冲。冲了总有两米深的一个坑，把蘸草捆子压到坑里，用沙土埋好。

埋的时候会觉得沙滩是软的，但海潮涨个一两次，就把埋蘸草的地方压平了。海潮上来时，潮水也是有压力的，等于是压在那上面。这就叫作“埋地扣儿”，作用是固定张高网的两根毛竹。

有了这八个“地扣儿”，不管水怎样涨，网都不会倒啦。这就是张高网。关键在于做地扣儿，而做地扣儿的关键，在于埋蘸草捆子。

高网是固定的，一年四季都张在那里，靠近“洋”边上。长年竖着，也不说今天去张一下，明天再落下来移一下。高网一直就是张着，网的高度永远不变。

落潮了，渔民会乘拖拉机去捉

鱼，一个日夜去两次。也有鲈鱼、小黄鱼、米鱼，有时候有马鲛、鲻鱼、鲚鱼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

取鱼很好取。潮水落了，鱼就搁浅在网与地面的沙泥上，绝大部分都是用手去捉的。鱼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也有小部分在网前的水潭里丫子里。丫子，就相当于陆上的河。

还有一种半固定的高网。灵活的，有一丈高。要靠人来拉它，一根毛竹上有一根“缆”，拉在捕鱼人手上。涨潮时，捕鱼人穿着救生衣，等在网旁边。等到着鱼都过了网，准备打转回头时，立刻把网拉着提高两三厘米，鱼就被拦住啦！

这种高网，也是正常都埋在同一个地方，也要用“地扣儿”。两边也有竹竿，只是不竖而已，平时就是躺着。看到有潮汐来才拉，一个月也就拉个四次。一般三潮水到四潮水，或是“下岸”到“下岸一”之间，就可以拉这种高网。

既然埋了一张网，为啥不多拉几次？因为没“圆水”。

一个地方拉了一次网，捕鱼捕起了个头，鱼就知道了。鱼也懂，鱼懂了事，这里有人在捕鱼啊，不能打这块地方经过啊。不经过个三五天，鱼是不会经过这个地方的。不来，这就是没“圆水”。

时间一长，好了伤疤忘了痛。鱼又来了！这就是“圆水”。

捕鱼的人现在都是用船了。丝网也好，高网也好，而今只存在老人的记忆中。蘸草也是，早已绝迹了。

祖母的笑声

◎季永健

祖母蔡淑贞性格开朗，为人宽容，勤俭持家。生活里的祖母常以笑声面对困难、面对人生。老人家爽朗的笑声也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的困难和生活的曲折。

为了让子女能安心工作，祖母放弃了当时在国有企业的工作，相继给三个子女带孩子，我也是祖母带大的。祖母也因此失去了本来可享受的退休待遇。每当有亲朋好友说起此事，她总笑笑说，三个子女每个月给她的钱不比退休金少。

虽然祖母的三个子女每个月给她生活费，然而勤劳的祖母仍坚持到一些单位做临时工，或将需要加

工的物品拿到家中，进行一些初加工，贴补家用。比如，做信封、糊纸盒、拆纱头、做手套、缝袋子、包药丸……祖母从不抱怨，她能将这些简易的活儿做得非常精细，多次受到厂方赞扬。祖父季汉文下班后，也加入这个行列中。我的祖父母靠双手打造出“勤与俭”的好家风。

祖母是一位热心人，乐于助人。谁家子女甚至孙辈办喜事，祖父母总会前去帮忙，铺床叠被，放枣藏花生，让主家顺心顺意；谁家有个白事，祖父母也上门安慰，帮忙料理；谁家建房、邻里争执，祖母总会进行劝说。大家都说，季家妈妈是

个热心人，人没到，声音早就到了。

面对生活的不易和坎坷，祖母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，从不在子女、孙辈面前抱怨半句。祖父母生活了几十年，家中遇到过许多困难，她都和祖父自己解决，从不允许祖父在书信中给在外地的三个子女透露一点一滴。他们只通过书信给子女以支持、以鼓励、以关爱。

我的祖父季汉文、祖母蔡淑贞勤俭持家，操劳一生，分别以97岁、103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家庭的教育、家人的榜样、家风的传承同样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祖母的笑声伴随我的一生。

香樟叶

◎明思践悟



通城时续时断的春雨裹着飘飘洒洒的香樟叶。

当夜的脚步悄悄逼近，我忽闻室外淅淅沥沥，原来一场春雨又来了。推窗望去，借助小区通明的路灯，看到院内一排排树木被春雨和蒙蒙的雾气笼罩，扑朔迷离。雨点滴落在树叶上吟出“沙沙”低音；风儿吹拂在树叶上，唱出“哗哗”中音，偶尔还有高音。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正在上演一场动人的春天奏鸣曲！

清晨起来，风停雨霁，厚重的阴云已散去，唯天际一道彩虹，似诉说着昨夜春风春雨润碧树的故事。风雨过后，空气格外清新，天地间弥漫着树木和泥土的芳香。我心不禁为之一爽，走到室外，置身于美好的春天世界里，信步林荫小道，来到楼后西侧那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香樟树下，发现地面上散落着厚厚一层香樟叶。这是春风春雨的习作！

香樟树不同于一般的落叶乔木，叶子随着秋风秋雨凋落，即所谓“秋风扫落叶”。在整个秋冬，樟树叶柄细长，表面有着柿叶般的蜡光，一直就那么专心致志地顽强固守在树枝上，总是青翠欲滴，即使到了“万花纷谢一时稀”的严冬，仍笑对冰天雪地，绿色不改、叶摇不落，给灰冷世界增添片片生机活力。一直到冬去春来，香樟树也和其他落叶乔木一样，每一根枝条上都长出更加青翠的新叶，等所有的新叶长齐、长大、长结实，这时春风吹送、细雨飘洒，那些坚守了一个漫长冬天的香樟叶，才会完全放心地哗啦啦撒落下来。几天工夫，大多香樟叶都会坠落，满树满枝留下朝气蓬勃、郁郁葱葱的新叶。

我徘徊在樟树下，观看没赶上夜间风雨节奏而脱落的香樟叶，继续它们未完的行程。微风里，落叶在空中翩翩起舞，像是一群优雅的芭蕾舞者，轻盈旋转着，霏落时又宛若梦境中的花瓣，柔美清新。它们每一片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色彩，铺展开来，构成一幅绚烂多彩的画卷。

老香樟叶连酷寒的冬天都挺过来了，为何对温暖的春天不再留恋？这是因为它们遵循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，心甘情愿地把生存空间留给正在茁壮成长的新叶。在它们身上，不仅有岁月的沧桑，更有生命的精彩，在轻盈飘落的那一刻，变得如此令人着迷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那些陨落的香樟叶是春天的礼物，是树木的馈赠，也是生命的循环。时间一长，它们的颜色也在发生变化，伴着春夏的雨水，它们将化作树下的泥土和肥料。人们常说落叶归根，归根是为了树干更加高大，为了新生的树叶更加繁茂。毫无疑问，那些落叶的生命，已在满树满枝的新叶上得到了延续。

春风暖阳下，鲜嫩滴翠的香樟叶在微风中轻轻摆动，好像是在向刚落地的老香樟叶致敬、感谢。望着树下的落叶，我的心中不知不觉漾起一种对落叶的敬重之感。我们要像香樟树叶那样，在风雨里坚强生长，在飘摇中舞动生命，在有限的生命里留下美丽痕迹。

心窗片羽